

□ 12
1326
14



論語大全

九卷之

子罕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

子所罕言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

○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

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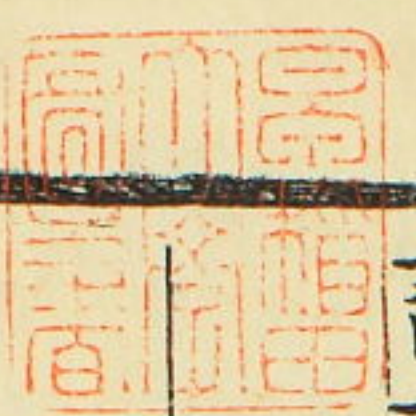
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所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

天之所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

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

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

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



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計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躡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

矣遠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羨其學

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

橐。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

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已承

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

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太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

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此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一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也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

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

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

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寸縷為升古尺一寸

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二寸短

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短

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

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

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

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

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

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尺二

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解與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賜侯，以車服。鄭注：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此誦想是。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絕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

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爲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峯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

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爲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爲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爲一起於意，遂於必，遂謂將成而留事合之，則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遂謂將成而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胡氏

必在方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固至於我又生意則物
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
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
○問意如何母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母意者
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不問
意是初創知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先起意不問
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
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
執滯不化是謂固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我及至我
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我及至我
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
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成
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好事不任私意無成
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成
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
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
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是而言其

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
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
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無一毫之病也○新安
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
分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下又起元
有三節意皆說常人累於私心惟此非謂夫子之心無
私亦有三節意皆說常人累於私心惟此非謂夫子之心無
一私耳此四者之累也○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
無常入此四者之累也○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
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
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
○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去者謂絕私意則四者皆
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謂絕私意則四者皆
無一疵也○雲峯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
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
矣夫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

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匡。

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

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冠御匡人。識冠。夫子貌

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

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

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

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

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則下便

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

言之。如曰。斯文既在。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

斯文為已任也。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没。聖人以

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峯胡氏曰。文不在茲。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天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大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即吳語也。吳與魯會。曾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而亦當在此年也。

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朱子曰。鄙事。如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

必多能以曉之。朱子嘗問學者曰。大宰云。夫子聖者歟。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大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有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大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

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

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

并記之。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

叩發動也。

趙氏曰。叩。乃叩。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擊有發動之意。

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

林恭甫問。此音曰。這空。是。指鄙夫言。全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諸類。

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
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
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
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
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
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倦但鄙夫來問
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憊地謙自今
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
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
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
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
教人而竭盡其理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
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
可見矣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

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
是要人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
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
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便說得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是勢不得不如此
近衆人皆可與預音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
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
二矣雙峯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反矣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爲竭焉
若夫措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是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

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袁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

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

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

已矣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慶源輔氏曰聖人

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

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

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夫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路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

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

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諷無目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

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必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

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

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

哀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如敬也。慶源輔
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
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
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
峯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揚，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
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
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
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
不如此，所以表裏皆如此，聖人。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

不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

無窮盡。彌高，無方體。在前而歎之也。程子曰：仰之彌高，

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
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
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
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
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
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
若做得緊，又大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
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

後淺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

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顏

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

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約文使我知識廣約我禮
歸宿處也○朱子曰親切博我以文約文使我知識廣約我禮
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愈密則博文底工夫
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
曰博文是這條目多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箇道理如
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
博分而不約之便是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數條非釋已
極分而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數條非釋已
章文華而法度之煥然者皆上下之交錯則貫通融會
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上下之交錯則貫通融會
而禮凡天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
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身而
無所虧博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身而
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峯饒氏曰先博我以文
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
皆由乎規矩準繩○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
而所守得其要○我禮克已復禮也○學於文約之以禮一
我以禮克已復禮也○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

文約道而以禮孔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
畔夫道而克已復禮行之事也○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
物約禮是克已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
外別有所謂行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聲處聖人教
人唯此二事而已見朱子曰博我以文約之以禮又八面都
向身已以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
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
顯下該乎物而比之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
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之見以禮是切實用功處
理便泛了更味兩箇字尤見以禮是切實用功處
○雙峯饒氏曰博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
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
也○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約以見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不能罷而力之盡。既竭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程子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淺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矣。純熟自然無迹之。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字也。問夫子教人不出博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聖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也。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便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而至於不勉。自勉而至於不勉，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不能罷而力之盡。既竭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程子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淺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矣。純熟自然無迹之。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字也。問夫子教人不出博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聖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也。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便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而至於不勉。自勉而至於不勉，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

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問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預知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胃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有所立，卓爾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問程子言到此，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己。欲罷不能，便是這十分工夫。去做，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工夫，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得這數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雖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化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與學者求道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之用難處，故程子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

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入者。為難也。夫子則若不及。忽焉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歎。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得而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到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入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從之。未由也。已。言不是。他地住了。謂事斯語。是發。明雖欲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待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

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字間如

病間。少差。楚懈反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

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咎。其責子路深矣。

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

謹當依
慎下同

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寧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無字乎字。故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

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

將死起而易簣。音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

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

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

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

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弟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晬。華。晬也。晬。明貌。然

大夫之簣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

曰。呼。虛。僊之聲。曰。華。而晬。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李

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

革矣。華。紀力反。急也。不可。變。變動。幸而至於且。請。敬

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舉扶而易之。友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

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正且予。以

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

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

之。曾子禮記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

論語集注卷之九

割不正且不食。況臨死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與子。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白。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

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也。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是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

以夫子出處為疑矣。○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

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道以從人。銜音眩。王而求售音壽也。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問夫子者在先。而答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待字不待賈而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猺。夷。陽夷。○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莫是感言否宋

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

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問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

論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

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

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

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齊馮氏曰箕子封於朝

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履

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數而姑云爾非

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

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

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

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

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

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以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

國多不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於聲音節奏必

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

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以後樂

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向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然此則其事愈卑而

意愈切矣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極至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謙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也○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於三件皆是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今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五句所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日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往而新不續則其機息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非生道矣察而無毫髮之間擊斷徒玩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水被些障塞不得待地消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閒斷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以外息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自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
乎晝夜未嘗已也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之妙其尊為人所謂與
闕詞其中有一不可見觀川流不息無體之體如陰陽
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川流不息無體之體如陰陽
五行為太極之體○曰往月來等是道然無體之體如陰陽
無這箇了有這箇方有這箇既如此高地上面便道便
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者如何道本無體此
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
四者非道之體也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
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
體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
體却是這物事載那底道出來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
日便在道許多物事上只是水程子較親切易見○道無形
造而化之流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黃氏而
之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天
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

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
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
為形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新安陳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集註之意本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曰大
此是乃勉而行之者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曰大
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
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
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月往來寒往暑來水流而
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
無少息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
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
為體也生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
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
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
體四字其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感於道體之無窮勉
人進學以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新又曰自漢以來儒
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新又曰自漢以來儒

謹當
作慎

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必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
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
則便是天德所以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
人多無天德所以做得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
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
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
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
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統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
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愚按自此至終
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
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騷經
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舎晝夜謂
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接辨證文公著於慶元
已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箒矣集
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

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

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

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内外表裏如

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同

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

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翱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

孔子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善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善往也實求位反覆覆芳服反書曰為山九仞功虧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書曰為山九仞功虧

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成就，結累處。蓋他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

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

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其

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

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

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

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以而德業進，脩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陰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尹氏曰：必去聲。而不勉，老而使及時勉，寧為盡之矣。

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

畏也。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

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

至，可不懼哉？○雙峯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

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

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陸氏音魚。據及下同。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

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

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故必說

音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如漢武曰

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

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而已？孟子論好色好

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之所謂好色，不知

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之所謂好貨，不知

倉行者有累糧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

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

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陳氏曰：謂全不從，其或喻焉，則尚庶

幾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

新安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繹，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朱

之機矣。而止於此，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朱

曰：巽，謂巽順也。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朱

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

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

改，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

改，其故固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慶源輔

禮記卷之六

二十四

志若可奪
則如三軍之
師被人奪
了做官奪
人志久執
得定故不
可奪執不
牢也被物
欲奪去志
真箇是不
可奪 語類

氏曰從法語說異言秉彛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
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
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備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
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

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

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
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
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
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所謂志謂私意而不知
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齊
黃氏曰共妻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

而欲害之也求者耶已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
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求進於道矣子問

路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子問
馬終輕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
誦便不是無那無伐善施勞之意思然他將來自
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
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飢渴
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
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
窮之私由是以致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詭曲
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汙隘之甚也子路之志不
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蔽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克此
而上下之至有終身誦之蔽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克此
顏子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

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
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
曰是道謂不悛不求之事何足
以臧奉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
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
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
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
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
必無歧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
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
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賢閭室所以聖人常欲抑
其所未能進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字當

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
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
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
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
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
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洪氏曰志氣之
帥也故以為喻○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
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
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
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
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
密云勇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

敝壞也緼反想里著反展呂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者勿軒熊氏曰緼象著出記玉藻云緼為繭緼為袍鄭
云衣有著之稱緼今之新綿緼今之緼及舊絮疏好鄭

聲緼紆粉反聲
胡各反與平聲

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去袍謂來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峯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孤貉。以孤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鳥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

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

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閔祖云。忮是疾人。求是有恥。已之無推。明得。

呂氏說好。問彊必忮。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氏曰。忮者。嫉人之有。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

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

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

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

於歲寒之時。而被化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

之在世。或被化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

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

乘其變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

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

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

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

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

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

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

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惟。悴。而。松。栢。獨。蒼。然。

論語集注卷之九

三

氏曰。於相在。春夏。無異。衆必經。族。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此。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於。相。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此。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不能亂。雙峯饒氏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栢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

以配道義。故不懼。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氣。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

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言。勇。所。義。明。此。學。之。序。也。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知。又。少。勇。不。得。雖。曰。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憂。者。何。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

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
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非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
○問知者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
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
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
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
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
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
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
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
不變也權稱去聲鍾直追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與權衡之權

○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有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而化之則可見路脈可與
子道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
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適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
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
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
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
義權亦是義當守經則守義當用權則用權如湯武放伐
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
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其世界○可與共
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
於○衡○物○加○於○衡○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
重也○此○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
名也○此○推○原○器○物○以○論○理○也○楊氏曰知為聲已則
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

權此說本好只是經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
是兩箇字經只是經之變這便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
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
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衣物事如人之熱病
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
病却用熱藥發他熱病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
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
差便至於殺人若用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勉齊黃氏
箇物事既是一合用效權也茲所以爲經也○但當守一
日之常者一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
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
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已當經
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辨
之說則經權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銖兩
○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銖兩
介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
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精

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
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
視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
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之
接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
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用權不當用權而用高方可
於建未絕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
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爲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
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敢
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權權漢儒是於用
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是於用
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
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
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
於此亦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反

卷之三十一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

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常棣移

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

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則

反亦當與翻同言華與花通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

也於六義屬興聲上兩句無意義但起下兩句之辭

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為翻則遠字亦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

聖人未嘗言易聲以驕人之志以易為驕則忽亦未嘗言

難以阻人之進以難則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聲深遠慶源輔氏曰是理精在

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精在

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理本自不

其遠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

所以極有涵蓄意思深遠者該道體之微顯

進學者工夫皆寓其中意深遠者今人涵泳之微顯

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之言疇克爾哉○新

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之言以室字知

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而平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